

当代作家丛书

张炜 著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张炜中篇小说集

张炜 中篇小说集

张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张炜中篇小说集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插页 257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345册

ISBN 7-5059-0076-5·I·19

书号：10355·1076 定价：2.70元

目 录

秋天的思索·····	(1)
秋天的愤怒·····	(72)
你好！本林同志·····	(191)
童眸·····	(283)
男人的歌唱（代后记）·····	(364)

秋天的思索

去年秋天，葡萄熟得很快。今年的葡萄仿佛永远是青绿的颗粒儿，很酸。

可是，就有人喜欢这股酸味儿。看守葡萄园成了一桩大事。如今的园子是由三十六户合伙包种下来的，他们就给看葡萄园的买来一杆猎枪。

猎枪是双筒的。买来的第三天上，看园子的老得①才知道怎样使用。他很高兴地将上了黄油漆（他认为是“火漆”）的枪身用手撸了两下，拍一拍，放到了小茅屋的墙角上，然后找来一张八开的绿纸，写了一张“告示”，贴到了葡萄园边的大杨树上。

任何想偷葡萄的人都要注意，看葡萄园的人新买来双筒猎枪，见贼就放，决不留情。枪是钢枪，上了火漆。特此告知。

告示贴出的当天，园里做活的纷纷来茅屋里找老得。来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劝他：“老得呀，人命关天，可不能为一串葡萄打死了人啊！”

老得二十六、七岁，奇瘦，个子很高，走起路来一拧一

① “得”字读做dèi。

拧，人送外号“水蛇腰”。他的脸也很长，仔细端量起来，下巴似乎还有些歪。人们一句一句劝他时，他就蹲在屋角上，两只眼睛盯住地上一片草叶儿，不说一句话。人们又劝了一会儿，知道他是不会说话的了，就离开了屋子。可是他们走出不远，老得也出来了，站在门口，一手撑在门框上说：

“有心做贼，打死莫怨！枪是钢枪，上了火漆……”

所有人都愣愣地站住了，回头望着老得。

老得说完就回屋去了，还用力地将门使上了闩。

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，发出簌簌的声音。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，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，沙沙地滴下来，象雨。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，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，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。老得在一张小白木桌儿前坐了，用手搓揉着那双涩涩的眼睛。

他看了一夜葡萄园。可是他这会儿并不想躺到炕上。眼睛发涩，搓揉一下就好了。他一般都在靠近中午时，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两个钟头。他现在只是伏在桌子上，瞅着那个刻满了刀痕的桌面想心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叠儿纸，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截儿铅笔，用力地写起了什么。

老得这个年轻人睡得很少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，他才被安排来看护葡萄园的。真是个好差！老得可以在秋天里尽情地吃那些甜蜜的黑紫黑紫的颗粒了！他在架子下一拧一拧地走着，东瞅一眼，西瞅一眼，满眼里都是绿色的叶子、黑紫的葡萄。他老想唱歌，可是他不会。他高兴的时候，只是将那个长长的、柔软的腰拧动得幅度更大一些……

这时，老得坐在桌前，头也不抬，铅笔“唦唦”地刮着白纸。写了一会儿，他抬头瞅着那几张写满了字的纸，“嘿嘿”

地叫着，兴奋得腰身又拧动了起来。

屋门给踢了一下，老得一惊，迅速将桌面上的东西都挽到了抽屉里去。

“谁呀？”老得不耐烦地问了一句。

屋外是脆生生的姑娘的声音：“是我！你个死老得就知道闭门——开、开、开！”

老得听出是葡萄园会计小雨的声音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要睡觉。”

“开、开、开！”小雨就象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只管踢门。

老得没有办法，他嫌脏似地先将手在裤子上抹了几下，然后拉开了木闩。

小雨跳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四下里看，一双眼睛滑溜溜的。老得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小雨也不回答，掀了掀木桌，揭了炕上的被子，最后在炕头的小夹道里踹着，踹开一个破被套，拿出了那支崭新的猎枪。她笑眉笑眼地端量着，露出了两排雪白晶亮的小牙。她说：“嘻嘻，两个筒的呀！……”

老得蹲在屋角，两眼瞅着地上的一片草叶儿。

小雨将手指一个一个挨着往枪筒里捅，嘴里说着：“哼哼，你说笑不笑死个人！……”

老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。

小雨抚摸了一会儿猎枪，突然板起脸来问道：“你买了猎枪，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

老得不吱声，只是立起身来，伸手去取枪。她一撇嘴，把枪藏到了身后。老得只好重新蹲下。小雨说：“这是我爸批准给你买的——他批准了，有人才把这枪给你买来。别不知好歹！”

我跟我爸说一句，这枪也许就收回了。你以后放枪时叫上我吧？”

老得脖子有些红涨。他眯起一只眼睛端量着她。

她二十刚多一点，或许还不满二十呢。穿着风衣——乡下姑娘如今也穿风衣。长得真好看，乡下姑娘也长这么好看。可惜只是好看，不算聪明。聪明还能连初中也考不上吗？老得可是初中毕业，他往往瞧不起学历较低的人。

小雨并没注意老得在看她，只是咕哝着：“我爸批准买这猎枪，我爸说了，有枪和没有枪就不一样！就不一样！我爸……”

老得站起来说：“你爸，你爸也不是很好的人。你一口一个‘你爸’。”

小雨两只描过的眉头一皱，一抖，嗓子尖尖地喝了一声，“喇”地将枪从身后倒过来，对准了老得。

老得一动不动地掐着腰，两眼盯住枪口看着。他清清楚楚知道枪膛里没有火药，可他的目光里还是有一丝畏惧。他说：“我对你爸，还是有很大意见。”

小雨怒喝道：“不准有意见！”

“压而不服。”老得又说。

“不准动！”小雨抖了抖枪身。

老得的腰一丝也不敢拧了。他又蹲下去。蹲了一会儿，脖子突然又红涨起来。忽地，他站直身子，一伸手将枪夺到了怀里，然后伸出那只又黑又大的巴掌，按到小雨又软又细的腰上，用力推了一下。只一下，小雨就给推到了门外。她在门外大骂，并随手拣起一块砖头。老得干脆利落地关了门，将骂声、喊声，将一切烦恼关在了门外。

他再也无心写东西了，也无心睡觉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他刚才写过的一叠儿信纸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了原处。

他骂了一句：

“王三江，挨钢枪！”

二

王三江是小雨的父亲，民主选举中落选了的大队长。

从前，他也算乡间的一个“大人物”了，跺跺脚，满村的地皮都要颤动。落选了，突然失了威风，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……土地开始承包了，海滩葡萄园虽有三十六户报了名，但因为没有领头的，迟迟没能签订承包合同。谁都知道负责这片园子的艰难：它需要和果品公司、酒厂、农药厂等单位搞好关系，需要有人为它奔波，万一有点闪失，那损失将会有几万元、十几万元！仅这一点，就吓退了一般庄稼人。

这时候，一直不露面的王三江走上了街头。

人们很难忘掉那天的情景：老人们正懒散散地蹲在墙根下吸着烟晒太阳，突然有个又高又大的黑汉顺着街筒子走来。老人们一齐惊讶地仰起脸来瞅着：这不是王三江吗？他肩膀上搭着一件黑衣服，摇晃着肥胖的身躯，慢吞吞地往大队部走去，显出十分悠闲的样子……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：他是去承包葡萄园的，自愿代表三十六户，伸出了那根肉嘟嘟的食指，在承包合同上使劲按了一下。

王三江把当年做大队长时搞熟的门路全利用起来，又让三十六户用力地做，葡萄园果然有了不少起色。结果第一个秋天，收入就超出承包额近一倍！三十六户欢笑起来，王三江却不动声色。他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平均分配，其余的全部交公。这真有些冤枉：河西葡萄园的葡萄树小，总收入还比不上他们，可人家手里的钱却比他们多！三十六户找王三江吵架，王

三江说：“农民意识！以后再也没有秋天了吗？只要你们跟着我王三江好好干！”说着，他把那只红润润的大巴掌果断地一挥……

这个王三江真是奇怪人物。他做大队长时霸道和暴躁是有名的，如今却很少发火。他似乎永远将一件黑色中山装斜披在肩膀上，一晃一晃地在葡萄架里走着。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他，有四五个小伙子常常跟在他后边。老得喜欢端量他那圆圆的大脸盘子：黑红黑红，渗着一层油汗，样子憨憨的——老得认为这正好说明了王三江的内秀，并且具有某种幽默感。他尤其觉得那件斜披着的衣服让人发笑。

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使老得深深地吃了一惊。

他陷入了迷惑。他要重新揣摩王三江……

有个叫铁头叔的孤老头子，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和老得做了好多年搭档。老得把他看做父亲一样，夜里守园子寒冷，就把细长的身子拱在老人温热的蓑衣下边……有一天，老得从葡萄架下钻出来，发现空旷沉寂的屋前空地上定定地站着两个人——铁头叔和王三江。

王三江还是斜披着衣服，双臂倒剪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铁头叔。他脸色阴沉，目光锐利。铁头叔也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看着王三江。他胡须抖动，眼含愤怒。两个人不吱一声，连咳一声也没有。这场面很使老得诧异。

突然，老得发现王三江的牙齿磨动了一下，接着两眼射出一道歼灭性的光来——老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目光，差点惊慌地叫出来……王三江就这样定定地看着铁头叔，直看了老半天，然后才抖抖衣服，象从前一样地摇晃着走了……

老得愣愣地站在那儿。他看到铁头叔已经全身发抖，脸色铁青了。老得抱住老人问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老人摇着头没有

做声，停了好长时间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他嫌我多嘴。我觉得他一笔帐目不对，背后找人问了问，被他知道了……”

老得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……

接上，好多古怪事儿都落到了铁头叔身上。他值班，园子里就丢东西；一次他在树下打瞌睡，有人把一个癞蛤蟆扔到了他头上；还有人骂他“吃里扒外”……铁头叔想离开园子了。

老得怎么劝阻都没有用，老人还是走了。他走时给老得留下了一件崭新的蓑衣和守夜狗大青……

老得眼睛都哭红了。他不明白王三江为什么用两束目光就能逼走铁头叔。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！连他自己也不敢回忆那道目光了……

老得一个人睡在小茅屋里，睡梦中常见到茅屋的小门“吱扭扭”开了，有一个又粗又黑的壮年汉子堵在门口，光是目光沉沉地逼视着他，然后就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过来。他吓得大叫一声，醒了。醒来了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梦中常见的这个人，就是王三江。

他弄不明白，怎么也不能从梦中将这个黑汉赶开。甜甜的睡，就让黑汉给毁掉了。他有时实在困得不行，寂寞无聊，就揉搓着眼睛走出葡萄园，到海边上吹吹海风，看那些赤身裸体拉大网的人。

他有时想：要从梦中赶开这个黑汉，首先必须敌得住他的眼睛。铁头叔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那身上的筋脉被风雨磨韧了，尚且敌不住那双眼睛！他想这里面有什么缘故的。需要好好寻思一下。……往常老得看了一夜园子，早晨跟在铁头叔的后边，手扯着大青的铁链从一片早霞里走出来，高高地呼唤几声，拧动几下腰身，别提有多么惬意和舒畅！可是后来就不行

了。他一个人走在架空里，老觉得四周那么憋闷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逼近过来。他几次猛地转过身去，都发觉园里静静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老得自己也感到奇怪了。他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有一次他看到王三江斜披着黑衣服，摇摇晃晃从葡萄架下走过，就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：毛病就出在这个黑汉身上！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从他身上来的！

老得弄清了这个缘故，连自己也吃了一惊。他不明白这个黑汉子怎么就会有这种神奇的作用。要敌得住他，只有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——老得记得在学校读书，数学上常有“原理”。他想世上的大小事情也都会有个“原理”的！老得绞拧着眉头，苦苦地思索着。他有时能够远远地盯住那个斜披衣服的身影，半天也不动一下……他又想起了那两束可怕的目光。他咬着牙。他想终会有一天制住这个黑汉的，现在要紧的是先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！……

老得象害了病一样。他整天牵着大青，步子蹒跚地走在葡萄园里。他的头发蓬乱，两眼无神，鼻子两侧挂着两小片污垢。他不想吃饭，只是忘不了喂大青。大青平常是活蹦乱跳的，可是这会儿也蔫蔫地垂着头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，步子迈得松松垮垮。

有一次他正走着，遇上王三江迎面过来。老得的眼睛立刻放出了两束光，下巴收紧，用力压在锁骨上，那目光就往上射出，显得眼白很大。他就这样鼓足勇气，瞪着一双眼睛，迎着王三江走了过去。

王三江倒被这副样子逗笑了。他嘿嘿笑着，刚要说什么，可是又立刻闭上了嘴巴。王三江发现这目光里闪烁着仇恨！他禁不住“哼”了一声，警惕地退开一步。

老得说话了，那字是一个一个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断断续续：“你……欺负……铁头……叔！”

王三江气愤地挥起了巴掌。可是老得也不示弱，他手里牵着大青的铁链，正好余出一截，就奋力向着王三江抢去。王三江一躲，同时伸出右手，五指并拢，往左上方举、举，直举到左肩膀上，才狠狠往下一砍。只一下就将老得砍倒在地。……王三江盯着躺倒的老得骂了一句：

“一个古怪……东西！”

老得第一次尝到王三江的威力。他那立起的手掌，侧面如同一把钝钝的刀子，砍来着实厉害。这沉重的一击，使老得很长时间不敢去寻思那个“原理”。葡萄开花了，结籽了，老得精心地守护着，只是再也不敢去琢磨怎样制住黑汉——王三江的一掌，使他的思辨进程足足推迟了两个月！……可是他敢恨他。他常常面对大青，藏在深深的葡萄叶子里说话。他认真地告诉大青：“记住，是王三江气走了你家铁头叔的！”大青摇摇尾巴，悲哀而丧气地点点头，似乎是听明白了。

老得还有一点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地方，这就是小雨了。他不知道小雨怎么会生成这样。她太白了，白得象阳光，让人不敢定神凝视，真正是耀眼的白。那腰也真细，圆圆的，老是引逗老得要伸手去拈几拈。可是他不屑于一拈。他离小雨远远的。他怕小雨身上沾了和她爸一样的毒气。小雨也真是天下第一个“妖女”：永远不象个大姑娘，娇滴滴，脆生生，想笑就笑，想骂就骂，倚仗她爸的威力，走路也想横行！她必定描了眼眉才肯出来，必定是每天都要骂人的。可是，她骂老得，老得却觉得她可恨的程度有限。她又坏又天真。

总之，老得认为，王三江能有小雨这么个姑娘，是十分奇

怪的事情。

王小雨是葡萄园的会计。明白人都知道这里不需要什么专职会计。可是她愿意大模大样地“办公”，她的办公桌就安在老得的隔壁。那儿清静又卫生，还有一张床，可以偶尔留下过夜。

老得最恼恨的就是她在这儿过夜。那时他要呆在葡萄园子深处守夜。他要牵上大青，披上蓑衣，依偎在一棵老葡萄树下。可是这时候的小雨喜欢站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唱歌。她唱得很多、很杂，一会儿是《军港之夜》，一会儿是《松花江上》，有时竟唱起一首十分陈旧的歌：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那尖尖的声音在夜空里飘散，悲凄而又哀怨，使老得一个人呆在黑夜里，怪害怕的。每逢这时他就思念起铁头叔了，思念着他们一起守夜的那些日子。

该有一个和他做伴的人了。可是这个人总也没来。

老得想：也许是葡萄还青绿的缘故。可他转而又想：青绿的葡萄也要丢失啊！

倒是新买的猎枪给了他不少慰藉。他白天将双筒猎枪包在一床破棉絮里，到了晚上，就抱着它，一夜嗅着枪身上那股淡淡的油漆味儿……

三

早晨，乌蓝鸟最先叫了一声。乌蓝是最伶俐的歌手，它常在早晨蹲上葡萄架，默默地歇息一会儿，吸足了新鲜香甜的空气，再一跃而起，在葡萄园上空那片绚烂的彩霞里飞动。它永远在不停地跃动，不停地歌唱。

风吹动着千万片葡萄叶儿，那一面泛白、一面黑绿的大叶片儿每扭动一下，都要显露出一串硕大的葡萄穗儿。风是香的。阳光照在穗串上，叶子上，古铜色的老藤蔓上，使一切都变红了，变得羞答答的。架子将空中彩色的光束切割成更细的光束，投到不同的方向，均匀地落在园子里的每个角落。葡萄架是一把“光的喷壶嘴”。一个个葡萄园在大海滩上伸展开去，没有边缘，似一片深远莫测的海，一片旷大无边的森林。红色的雾气笼罩在这片绿海之上，给它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意味。

常常是从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，从晨雾笼罩的葡萄架子深处，传来一声声悠长的呼叫。这声音也许是起早到园里做活的人喊的，也许是守夜人在沉闷、劳累了一夜之后，伸臂展胸，发出的快意的长吁。这片辽阔的园子没有沉寂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倾听，总能听到奇妙的声音。即便在午夜，也有些无法分辨的千奇百怪的响动。或者是“嘎嘎”两声，或者是“啾啾”两声……海浪在黑暗深处应和着，使夜里的园子更加不可琢磨。整个海滩都象一个睡去的巨人在喃喃梦呓。

乌蓝叫过之后，大海滩真正苏醒了。

各种鸟儿都飞动起来，一试歌喉。野兔儿在野鸡的呼声里有节奏地蹦跳；乌鸦（这些讨厌的乌鸦！）成群地飞过，一边七言八语地议论着，一边从一排架子跃到另一排架子上去；小虫虫们在霞光里飞上飞下，那薄薄的翼被映成了鲜红；蛴蛴儿一齐鸣唱了，它们的歌声里充斥着对漫漫长夜的控诉……对于这一个长长的夜来说，早晨的苏醒就显得太重要了。各种小生灵奔走相告，欢呼光明。它们憎恨黑暗葬送缤纷的颜色，葬送一个明媚的世界。它们急于看一看叶片上那一层细细的绒毛，那清晰的、象图画一样美丽的网络，那泛红的、象蚂蚱腿一样

的叶梗儿……

守夜人都在同时搓揉着眼睛——他们都是在乌蓝的欢呼声里搓揉眼睛的。蓑衣都是湿的，他们都在这时候抖落一身露珠。哦哦，一夜的警觉的守候，一夜的忠于职守，他们象个活化石一样，一动不动地呆在树下，偎在蓑衣里……

老得用力地跺脚，抖动蓑衣，大声地咳嗽着。他要回茅屋去了。

大青顽皮地伸了伸舌头，看了看老得。它周身的毛也都濡湿了，在阳光里闪着亮儿。老得背上猎枪走去了，它一颠一颠地跟上去，“哈、哈”地呼出一股股热气。

园子里已经开始有人来做活了。老得看见来人，精神立刻好了许多。他和人们打着招呼，人们和他说着笑话。他的猎枪在肩上闪亮，这使得好多人想起那张贴在杨树干上的告示。有的人问他：“老得，你说你的枪上了‘火漆’，其实不过是上了一点儿‘黄油’。”有的说：“老得，昨夜里我听见‘轰轰’几声，半空里亮了一下，真以为是你放枪打贼，走出屋望望，才知道是南山顶上打雷呢！”……老得每一句话都认真地听，他并不以为这是笑话。关于枪的问题他是要认真解答的。他说：“火漆！那还有假？‘黄油’？‘黄油’是不经磨擦的，是不顶事的。”

老得走近了茅屋，见里面正站了个高高大大的黑汉，跟梦中常见到的人一样！他闭了闭眼睛，默默地将大青拴了，然后就象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，转身就要走去。可是屋里的黑汉大声喊了一句：“老得呀！”

老得只得迈进了茅屋。

王三江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白木椅子上，老得只得坐在炕沿上。他故意不看王三江，可那眼睛总要不时地瞥过去一下。

对于王三江一大早的突然到来，他心里多少有点慌乱，一颗心“噗噗”地跳着。

王三江坐在椅子上，偏要将那只套了尼龙丝袜的大脚搬到椅面上，用手摩挲、捏巴着。他问：“老得呀，你一个人憋闷不？”

老得说：“嗯。”

王三江觉得有趣，笑了。突然，他向一边喊道：“小来！”

屋角的黑影里有什么东西活动了一下，接着传来“哼”的一声。

老得一愣，上前打开了窗户。光线透进来，屋里明亮多了。原来屋角里蹲着一个瘦瘦的小孩儿，皮肤黝黑，周身被太阳晒得流油儿。他蹲在那儿，头扭向一边，象哭泣一样地耸动着肩头，身子一抽一抽的。

老得不解地望着王三江。

“小来！”王三江又喊一声，说：“你从今后跟上老得看葡萄园子，不准耍刁。”又对老得说：“小来交给你了，他不是个好孩子。耍刁，你揍！我跟他爸老窝说妥了的，他爸也说：‘交给老得了，耍刁揍！’听见了吧？”

老得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王三江说完搓搓大手，站起来走了。

老得把枪放到破棉絮里，然后躺到了炕上。他枕着两手，眼望着屋顶，很想一下子睡过去。可是他睡不着。他盼了多少天的新搭档，如今就蹲在这间茅屋的角落里。这么个小东西，能做什么事情！他想他家准是给了王三江什么好处的，要不，王三江不会轻易让他来葡萄园的。他这样想着，闭上了眼睛。可是他很快听到了小来在角落里喘息的声音。这使他从炕